

# 吉林文史资料

第 26 辑

《吉林文史资料》编辑部 编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吉林省委员会  
文史资料委员会

总编审：孙 邦  
主 编：张思惠  
编 辑：宋梅英  
于海鹰

吉林文史资料  
第 26 辑

---

《吉林文史资料》编辑部 编辑  
政协吉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出版  
吉林省工商联印刷厂印刷  
1988年12月第一版

---

国内统一刊号：CN22—1056 定价：2.80元

# 目 录

南京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始末	( 1 )
伪满军的内幕	万嘉熙 ( 24 )
佐佐木到一与伪满“国军”	吕 兵 ( 35 )
间岛特设部队始末	车相勋 ( 46 )
石井四郎秘闻三则	吕 兵 ( 57 )
一二·三〇事件述略	钟 实 ( 66 )
牡丹江事件始末	易全金 ( 110 )
伪滨江区警务厅关于赵一曼的情况报告	( 117 )
忆长春地下工作据点“富源长米厂”	…张正平 李野光 ( 127 )
一座没有建成的伪皇宫	吴文延 ( 139 )
伪满“新国歌”出笼的经过	尚允川 ( 146 )
献“御马”	张龙榜 ( 151 )
回忆我在毓文学的情况	祝步唐 ( 155 )
忆吉林毓文学	何乃仁 ( 164 )
记敦化私立敖东中学	范广明 ( 185 )
留日学生记略	赵卜谦 ( 192 )
熙洽与伪“满洲国留日学生俱乐部”	赵卜谦 ( 207 )
“九·一八”后蒋介石对留日学生的态度和东北留日 学生的国籍问题	赵卜谦 ( 212 )
甘粕正彦与满映	李 民 ( 216 )

# 南京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始末

## 一 南京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的成立经过

1937年7月7日卢沟桥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在共产党的领导  
下，经过“一二·九”运动锻炼的北平、天津爱国学生，积极投  
入抗战工作。7月28日夜，国民党军队撤退，北平、天津先后沦  
陷。按照我党北方局的指示，平津学生联合会和中华民族解放先  
锋队总队部，动员爱国学生撤离平津参加抗战工作。有些天津、  
北平的学生先后流亡到南京。8月中旬成立了南京平津学生流亡  
同学会（以下简称平津同学会）。流亡到南京的平津学生越来越多，  
8月下旬改组了平津同学会。当选为同学会执行委员的有：  
王文彬、郑代观、丁秀、刘玉柱、袁心湖、孙鸿志、谢云晖、葛  
佩琦、吴承明、何礼（何维登）、赵启海、方琦德、蒋南笙、杜  
天翔、智体洁、何庭栋等人。委员中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、民先  
队员，是“一二·九”运动中的学生骨干。

为了要求国民党当局分配平津流亡同学到前线，参加抗战工  
作，同学会派代表走访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、中  
央党部秘书长叶楚伧、教育部长王世杰、军委会第六部部长陈立  
夫、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等人。他们都接见了我们同学会的代

表。蒋、汪两派都想争夺我们这批来到南京的平津爱国青年学生，但谁也不同意分配我们这批平津学生上前线。经过交涉，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为我们这批流亡学生安排了食宿。女生住在南京市立第一中学，男生住在南京市立第二和第八中学。

1937年8月中旬，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成立。地址在南京傅厚岗66号（现青云巷41号）。中共中央指派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同志为八路军驻南京代表，李克农同志为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处长，又指派中央书记处书记博古（秦邦宪）同志为中共中央驻南京代表。当时的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，既是我军派驻南京的一个办事机构，也是我党的一个代表机构。

平津流亡学生到南京之初，原北平西城区我党地下区委书记李华（李承如）同志，随平津流亡学生到达南京，他联系平津同学会中的我党地下党员，建立党的组织。当时经过南京平津同学会接待的流亡学生进出逾万人，留在南京的约两三千人，不仅有平津学生，还有少数山东、上海等地的学生；有组织联系的党员数十人。李华同志和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取得了联系，并向中央代表博古同志汇报和请示工作。

1937年9月中旬，博古同志找李华到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谈话，决定建立中共南京市委员会，指定李华为市委书记，由博古同志直接领导。市委委员有于辛（马子卿）、方珂德等人。市委工作的重点之一是：与平津流亡学生密切联系，帮助他们提高政治觉悟，吸收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入党，开展抗日救亡活动。

民先队南京地方队部在8月下旬成立，由丁秀同志担任队长。在丁秀同志由济南去南京时，济南的民先总队长李昌同志，就把去南京的北平民先队队员中部分骨干的名单交给他了，并派他

负责南京民先队工作。丁秀同志又通过李华找到了天津民先队的关系，与天津民先队负责人刘瑞方等，取得了联系。所以，南京平津学生中的民先组织，很快就建立起来了。南京地方队部领导南京市民先队。南京地方队部的负责人还有贾明庸（秦雨屏）、刘增奎（刘野亮）、刘瑞方等。

1937年抗战爆发后，国共第二次合作。此时，中日双方正在上海激战。为了动员广大群众，进行全民抗战，在党的领导下，以民先为骨干，南京平津同学会开展了各种抗日救国工作：

（1）扩大了宣传工作，派叶笃廉（叶方）、董凌云、胡笃宏等同学，参加了中共南京市委领导的“首都平津学生抗日救亡宣传团”；还组织了“平津学生战地流动宣传团”，荣千祥（荣高棠）、张瑞芳、苗培时、陈荒煤、张楠等同学都参加了。宣传团走遍大江南北的工矿农村，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，鼓舞了广大工农群众的抗战决心。由赵启海、郑训等同学组织的“平津同学会歌咏团”到中央广播电台演唱抗日救亡歌曲，受到南京市人民的热烈欢迎。（2）组织“平津学生战地救护队”，到前线抢救伤员，将大批伤员抬上火车，运到后方，送进医院。有的同学还到伤兵医院，为伤员服务。（3）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，除推动国民党上层人物坚持抗战到底外，还派代表与南京大、中学校学生串联，共同进行抗日救亡活动。在参加南京市纪念“九·一八”六周年的活动中，平津学生的游行队伍高喊抗日口号，高唱救亡歌曲，步伐整齐，威武雄壮；张瑞芳等演出的街头剧《放下你的鞭子》，在中华大戏院演出的《打鬼子去》和《流亡三部曲》，激发了群众的抗战热情。（4）把抗日救亡火种撒向全国。南京平津同学会送往迎来，并配合民先队

部将大批来到南京的平津民先队员和进步学生，输送到各地，开展抗日救亡活动，对促进全民抗战，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。

从9月初旬开始，南京一些大、中学校的学生，经常来平津同学会取联系，共同研究开展抗日救亡工作。甚至南京宪兵学校的学生，也邀请平津学生，去演唱抗日救亡歌曲。这表明平津同学会开展的抗日救亡工作，有了明显效果。同时，由南京输送到各地的平津学生，都在各地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。组织抗日救亡团体，发展民先队员。国民党当局对此产生了疑虑和恐慌。他们感到平津同学会和大批平津学生继续留在南京，对他们是个威胁。

于是在1937年9月中旬，国民党政府教育部，借口内地各大、中学校已经开学，北平、天津的一些高等院校，也在湖南长沙、陕西城固，分别成立了临时联合大学；要求平津同学会设法疏散聚集在南京的大批平津学生。并宣布：愿意到内地复学或者回家的，国家发给车船票和每人两元钱的零花。但是愿意离开南京的人很少，大多数同学仍然要求分配到前线，做抗战工作。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发给同学会一份公文，要求同学会自动解散。遭到同学会的坚决反对。

我党南京市委书记李华同志向平津同学会负责同志传达说：为了便于将在南京的平津学生，以合法的渠道输送到前线，参加抗战工作，中央代表博古同志指示：以平津同学会的名义，要求国民党当局，为流亡到南京的青年学生，办个训练班。同学会派代表到教育部，见到高教司长周炳琳，提出成立战训班的要求。周答：可以研究。同学会将这一消息公布于全体同学，并请愿意参加战训班的同学签名。有些同学由于不了解战训班的性质，是否

签名，犹豫不决。党的地下组织，通过党员向群众作了说明和动员，并由党员和民先队员带头签名，才有很多同学签了名。9月下旬，战训班的筹备处派李炳昌等三名教官来平津同学会了解签名情况，男女各有多少人，并拿走了签名册。9月底，南京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正式宣布开学。地址在南京建邺路原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旧址。

平津流亡学生纪念“九·一八”六周年，在南京大举游行，分36路在全市进行抗日救亡大宣传。南京宪兵司令部派到平津同学会的特务余仲篪等，借口“维护首都治安”，也多次催促平津同学会从速疏散流亡在南京的平津学生。10月初的一天，余仲篪竟以南京宪兵司令谷正伦的名义，要我们解散平津同学会。他并威胁说：如果不解散，在南京的平津学生中一旦出了汉奸，你们同学会要负完全责任。同学会的负责人断然拒绝了他的无理要求。国民党南京宪兵司令部于1937年10月8日深夜，逮捕了南京平津同学会的执行委员10人，关押进南京警备司令部监狱。名单如下：王文彬、郑代堦、丁秀、方琦德、刘玉柱、何礼、葛佩琦、赵启海、蒋南笙、杜天翔。

10月9日，国民党当局宣布：解散南京平津同学会。在南京的平津学生，愿意入战训班的，就登记，不愿意入战训班的就离开南京

## 二 南京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的组织机构和训练内容

南京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的全称是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（以下简称战训班）。主任是第六部部长陈立

夫，副主任是黄仲翔。

在李华同志传达了博古同志的指示后，战训班的学员是分批次进去的。平津同学会10名被捕执行委员释放后，是由南京警备司令部送进去的（南京市委书记李华告诉党员丁秀等人说：国民党原意将你们10人驱逐出南京，后经国共谈判时中共代表方面坚持，才将你们送到战训班）。之后参加的有“九龙北上服务团”的谭洛夫、黄维（黄明达）、曾眉、张任涛（章欣潮）、詹林等10余人。他们是团长林望中（林蒂、共产党员）和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处长李克农联系好之后，进的战训班（林本人未参加战训班）。他们在进战训班之前，南京平津同学会的赵君哲、周国钧、刘野亮曾到南京西广会馆去看望他们，并介绍了平津同学会要求办战训班的经过和目的，他们才决定要进战训班。

战训班的组织机构：有班本部，下设大队部和政训处。大队长是李炳昌，政训处长是雷锡龄，政治教官有魏希文、欧阳敏纳等。学员五六百人。男生分编为三个中队，中队长是军事教官胡××、戴塞、杜××；女生编为一个区队，区队长是李果珍。每个中队有三个区队，每个区队有三个小队。每中队还有政治教官一人。中队长、区队长、政治教官由班本部委派，小队长由区队长指定学员担任。

战训班的训练内容：（1）军事训练为主，每天占用的时间最多；最初是徒手操练，而后发给每人一支步枪，进行持枪操练；学习瞄准、射击，最后进行了打靶训练；队长有时也讲讲军事常识及内务条例。（2）政治训练分为两类：第一类是“精神讲话”。汪精卫、陈立夫、黄仲翔、刘健群等人，都到战训班里作过“精神讲话”。此外，还请了晏阳初、张西曼、雷震等人讲过

话。汪精卫讲的是“焦土抗战”，陈立夫讲的是“唯生论”，黄仲翔在讲话中强调说，“没有蒋委员长领导，抗战就不能胜利”；刘健群大讲“一个党，一个主义，一个政府，一个领袖”，并且大骂共产党，学员们嗤之以鼻。第二类是政治教官讲总理遗教和“领袖言行”。在讲“领袖言行”时，常常受到学员们的质问和反驳，弄得笑话百出。例如，有一次教官讲到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绝食的“刚直不阿”情景时说：“张学良亲自端来饭，劝委员长吃，委员长始终不吃。”有一位同学问：“委员长始终不吃饭，那不就饿坏了吗？”教官说：“饿得忍受不了时，才吃了一点。”同学们哄堂大笑。（3）战地服务训练：其中包括战地救护常识、战地通信常识、战地侦察常识等。这些课程只是在南京时，讲过几次，战训班撤出南京后，就完全停止了。

在这里附带说明一件事：后来国民党曾在湖南衡山又由黄仲翔、李炳昌负责办一训练班。南京战训班在十月间被抽调一部分学员去慰问伤兵，回到长沙后曾有部分学员也被编入衡山训练班。这个训练班情况不详，本文所说的，都是南京战训班的情况。

### 三 我地下党在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中 领导的斗争

在南京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成立之初，我党南京市委就派地下党员顾大椿、刘野亮等人，以学员身份进入了训练班，建立了地下党支部，领导进步学员进行斗争。这个支部先由南京市委书记李华同志单线领导，后由马子卿同志领导。第一任支部书记是顾大椿、第二任是王振鸿、第三任是刘野亮、第四任是杨炳超、

第五任是林泽生。当时在训练班中，有组织关系的地下党员 20 余人。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也在训练班里建立起分队部。民先队的负责人先后有：刘瑞方、丁秀、王振鸿、刘野亮、杨炳超等同志。当时在训练班中，有民先队员 200 多人，成为一支骨干力量。在党支部的领导下，民先队员团结广大进步同学，与国民党当局在训练班里搞的反动活动，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斗争，都取得了胜利。

### (一) 在南京的斗争

战训班成立初期，是围绕着汪精卫、陈立夫、刘健群等人在“精神讲话”中散布的一些不利于抗战的论点，展开宣传斗争的。例如，他们说，必须在一个党（国民党）、一个主义（三民主义）、一个政府（国民政府）、一个领袖（蒋介石）的领导下，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。我们说，必须联合各党各派，团结一切抗日进步力量，发动全国人民，要求蒋委员长领导抗战到底，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。

国民党为了争夺这批爱国青年，为他们的反动政治路线服务，在战训班政训处的策划下，由国民党学生出面，拉拢极少数落后学生，秘密组织了一个反动组织“战斗青年社”。有一天，政训处的欧阳教官召集一些同学谈话，他说，为了活跃班里的文化政治生活，有些同学提议办一份墙报，政训处已经同意，希望大家为墙报写稿。由于不明真相，有几位进步同学也投了稿。1937年10月下旬，该墙报贴出来了，报名叫《战斗青年》。是受“战斗青年社”操纵的刊物。其中除了几位进步同学写的几篇参加战训班后的生活感受外，大部分稿子的实质是鼓吹国民党

一党专政的谬论。编者还要求同学们“踊跃投稿”。我党地下党支部发动民先队员，在同学中间揭露了与“战斗青年社”有关的几个人的底细：他们是从国民党北平市党部领津贴的“职业学生”。以后，很少有人为“战斗墙报”写稿，只出了两三期就停了。

挫败了李果珍拉拢人参加“战斗青年社”的诡计：1937年10月的一个星期天，国民党分子林充通知从九龙服务团来战训班的广东同学说，女生队长李果珍今天请我们广东同乡去吃饭，请大家都去。被请的有谭洛夫、曾眉等10人。他们与我党地下组织负责人刘野亮同志联系后，就前往赴宴。宴会前，李果珍发给每人一张“战斗青年社”的登记表。她说，你们听陈立夫部长的话，就有出路；你们参加了“战斗青年社”，将来就可以分配到好的工作。宴会后，大家互相使了个“眼色”，就拿着“登记表”对李果珍说，我们带回去考虑一下，便扬长而去。回到宿舍，大家把“登记表”丢进乱纸篓，并哈哈大笑地说：“今天李果珍是偷鸡不成，反而蚀了一把米。”

我党地下党支部在战训班中，不仅着重领导政治斗争，也注意领导生活斗争。战训班开学之初，对学员实行军事管理——星期天不准自由外出，外出必须请假；上课时间，不准请假看病；开饭时间，必须整队进入食堂，限5分钟吃完；每日三餐，都是大米饭，北方学生很不习惯。……广大学员对上述管理办法，很不满意。1937年10月中旬的一天，在我党地下党支部的领导下，全体学员举行了“罢饭斗争”。学员们有秩序地进入食堂，但只坐着，不吃饭。一位同学提议：我们讨论一下生活问题。食堂就变成了会场。讨论通过了几项改善生活的决议，并推选代表与战训班当局交涉。结果，当局答应了同学们的要求：（1）

星期天学员们可以自由出入战训班的大门，但必须在晚上点名前回来。（2）开饭时，听号声自由进食堂，不限吃饭时间，每餐给每人增加两个小馒头。这次生活斗争的胜利，扩大了党员和民先队员在群众中的影响，增加了同学们之间的联系，使大家认识到团结就是力量。

战训班开学不久，有一位同学在出操时病了，坐在操场旁的大树下，很痛苦。军事教官不但不准他请假看病，反而强迫他下操。在操场上的我党地下组织负责人一暗示，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带头行动，全体学员停止了操练，并和军事教官进行了说理斗争。结果，班本部派人把那位同学送去医院。从此打破了“上课时间不准看病”的不合理规定。

## （二）在芜湖的斗争

上海抗战失利，南京形势危急，日本飞机天天到南京轰炸。1937年11月下旬的一个夜间，战训班的同学们，突然接到命令：紧急集合！大队长李炳昌以急促的声音宣布：“奉上级命令，训练班全体人员，今夜离开南京。现在以中队为单位，做好行军准备，听号令集合出发。”临时从各中队抽调身强力壮的学员，负责打前站和维护宿营地的安全。行李集中运输。同学们整队到了江边。以沉重的心情告别了南京，登上了轮船，沿长江逆流而上，第二天到了芜湖。在此住了约10天，由民先队员团结同学组成宣传队，到芜湖市区，向群众进行抗日救国宣传。例如，苗培时同学在芜湖关帝庙里，用说大鼓书的方式，向群众讲述了“九·一八”以来，日本帝国主义抢占我国土地，屠杀我国人民的惨痛经过。激发了群众的抗日救国热情。有一些同学还当卖了

自己的衣物，捐献给宣传队。政训处和“战斗青年社”的头头们，企图利用在芜湖学员们分散居住，自由活动的机会，以请客吃饭、看戏、看电影等手段，拉拢一些人参加他们的“战斗社”。在我党地下支部的领导下，民先队员和进步同学在吃饭时，一边用筷子敲碗，一边喊：“战斗！战斗！”以讽刺他们，揭露他们的鬼蜮伎俩，使他们发展秘密反动组织的阴谋活动，受到限制。

### （三）在丫山的斗争

12月上旬，战训班学员乘木船到达安徽省南陵县之后徒步到达丫山镇，有两位女同学因病不能走，战训班丢弃不管，经过女同学向大队部交涉，才雇了两辆木轮车代步。在此地驻了约半个月。离开南京之后，各种训练都停止了。驻到偏僻的丫山，消息闭塞，既不知道前方的抗战形势，也不知道战训班要走向何处？同学们产生了烦闷情绪，大家见了面，就谈论怎么办？为了解除同学们的烦闷，刘玉柱同学写了一篇复写传阅文章，题目是《怎么办？》。其中介绍了外面来信中说的前线抗战形势，建议同学们多读一些书，我们总有一天会走上抗日战场的。文章写了半篇，同学们就拿去传阅。传到政治教官手中，他们以为这是要鼓动战训班的学员闹事，向班本部反映了，并提出要抓人送南陵监狱。这时副主任黄仲翔来到战训班，就被向他请愿的学员们包围了。有的同学质问他：“战斗青年社”是什么？为什么有人鬼鬼祟祟地用卑鄙手段，拉拢同学参加这个秘密组织？请把该组织的章程公布出来。有的人当场站出来，揭露拉拢他参加“战斗社”时用的卑鄙手段。女同学们向黄仲翔揭发了中队长戴寒调戏一

位女同学的流氓行为，要求撤换戴馨。同学们还揭露了司务长贪污伙食费，要求黄仲翔查处，同学们的揭露，弄得黄仲翔哑口无言，他不得不撤换了戴馨，申斥了司务长，由学员推选代表，组成伙食管理委员会，管理伙食。黄仲翔把刘玉柱、葛佩琦两位同学，叫到他的办公室，表白说：我来丫山，是为了慰问训练班的各位学员，请你们俩来谈谈班里的情况。葛佩琦说，来到了山，消息闭塞，对抗战形势不了解，同学们有些烦闷情绪，希望早日分配到前线，参加抗战工作。刘玉柱说，我写了一篇文章。本想写完后，送给黄主任看看，再传阅；但是刚写了半篇，同学们就拿去传阅了。黄仲翔说，未经审查，就拿去传阅，有些不妥，以后注意。刘玉柱接着说，有人秘密拉拢学员参加“战斗青年社”；班中是否有这种组织？如果有，就把该组织的章程公布出来；如果没有，也请黄主任向全体学员说明，以解学员之疑。于是黄仲翔在召集全体学员讲话时，不得不宣布：战训班没有这个组织。抓人问题也烟消云散了。

#### （四）在景德镇的斗争

1937年12月中旬，战训班的学员又开始徒步行军。从丫山出发，经青阳、贵池、东流、至德，到了江西省景德镇。在此地驻了一个多月。行军从东流到至德的途中，遇到下雨，女生区队的区队长李果珍，丢下学员不管，自己坐汽车跑了。女同学们脚踏稀泥，冒雨前进，有的女同学被雨淋出了病。到了宿营地，李果珍什么也没有给准备，大家很生气，狠狠地批评了她一顿。时过不久，李果珍就离开了女生区队。

到了景德镇之后，我党地下支部负责人王振鸿、刘野亮与在

景德镇的我地下党领导人李步新同志接上了组织关系。

在景德镇期间，既不下操，也不上课，同学们的生活比较松散。政训处的政治教官和“战斗社”的头头又用请喝茶、请吃饭的卑鄙手段，拉拢学员参加他们的秘密组织。我地下党支部和民先队，发动广大同学，进行了揭露和抵制，不填表（战斗社发的表）、不参加。挫败了他们发展“战斗青年社”的阴谋。

战训班成立之初，宣布的训练期限是三个月。到12月底，学员就该毕业了。但战训班当局借口行军耽误了训练计划，要延长训练期限。同学们坚决反对，要求按期毕业，分配到前线工作。战训班当局不但不答应同学们的要求，反而企图用高压手段，从女生队首先开刀。他们强迫女生队继续训练。女同学们坚决反对。战训班当局就把女生队的政治教官、炊事员和炊具统统撤走了；要用断绝伙食供应的手段，压服女生队。女同学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。她们组织起来，轮流站岗、放哨，不允许无关的人进“斗姆阁”（女生宿营地）；她们自己抬水、做饭，维持生活，并派代表与战训班当局谈判，未获结果。战训班当局还派人监视她们。男同学们得知后，坚决支持女同学们的斗争。党支部书记刘野亮和民先队员葛佩琦代表男生队到女生队慰问。他们一方面劝女同学要适可而止，坚持到一定的程度，当局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就行了。另一方面由葛佩琦同学去找战训班大队长李炳昌交涉。葛对李说：如果明天还不给女生队恢复伙食，男生队就要以实际行动来支援女生队。李说：要调女生队走的事我知道，给她们断绝了伙食供应的事我不知道；办事总要合乎“天理、国法、人情”，断绝女生队的伙食供应，是不近人情的，明天一定给她们恢复伙食。我们在战训班的斗争策略是，利用大队部军事教官和

政训处政治教官之间的矛盾，争取大队长李炳昌等对我们持同情或中立态度，以便集中力量挫败政训处和“战斗社”的反动活动。女生队坚持了7天斗争，加上男生队的支援，终于获得了斗争的胜利。

1938年1月1日，南京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在江西景德镇，为学员们举行了毕业仪式。发给每一位毕业学员一张毕业证书、一枚毕业纪念章。民先队员团结进步同学，经过多次排练，还在毕业仪式上和市民大会上，演出了抗日救亡的文艺节目，受到群众热烈的欢迎。

1月初，战训班当局将已毕业的男同学一百多人，调往武汉，等候分配到河南第一战区各县作民运指导员工作。1月中旬，班本部和其余的男女同学移驻南昌。

### （五）在南昌的斗争

战训班到达南昌后，男同学住在二郎庙街的一所学校，女同学住在另一所学校。班内我党地下支部书记杨炳超同志，到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接上了组织关系。叶英等同学也曾到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联系，是曾经同志接待的。

战训班移到南昌后，还是不上课、不出操。民先队以小组为单位，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，并多次讨论抗战形势和出路问题。“战斗青年社”的头头们，想利用机会发展他们的反动组织。他们利用金钱、吃喝、封官许愿等手段，拉拢人参加他们的秘密组织，谁愿参加，谁就填表。民先队为研究对付“战斗青年社”的办法，在一家酒楼上开过一次会。在一次男女同学全体参加的大会上，我地下党支部领导民先队员和进步同学向战训班当局